

日军远东三大暴行之一

活着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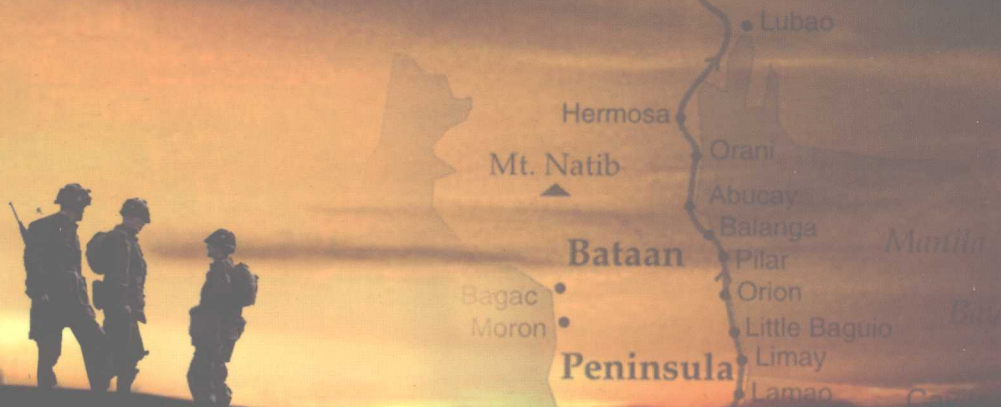
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

BA DAN SI WANG XING JUN QIN LI JI

[美]列斯特·坦尼◎著

范国平◎译

史雪莲◎校



MY HITCH IN HELL

日军远东三大暴行之一

活着回家

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

BA DAN SI WANG XING JUN QIN LI JI

[美]列斯特·坦尼◎著

范国平◎译

史雪莲◎校

MY HITCH IN HELL

W.A.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活着回家: 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 / (美) 列斯特·坦尼著; 范国平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012-3519-3

I. 活… II. ①坦…②范… III. 回忆录—美国—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17925号

图字: 01-2009-1204号

书 名

活着回家: 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

huozhe Huijia: Badan Siwang Xingjun Qinliji

作 者

[美] 列斯特·坦尼

译 校

范国平 史雪莲

责任编辑

胡孝文

责任出版

林 琦 刘 喆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部) 010-85119023 (世界知识书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印张

980×680毫米 1/16 18印张

字 数

260千字

版次印次

2009年4月第一版 2009年4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3519-3

ISBN 978-1-57488-298-8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纪念巴丹死亡行军的遇难者和幸存者
并献给张纯如女士



原书附图 Jack Hopp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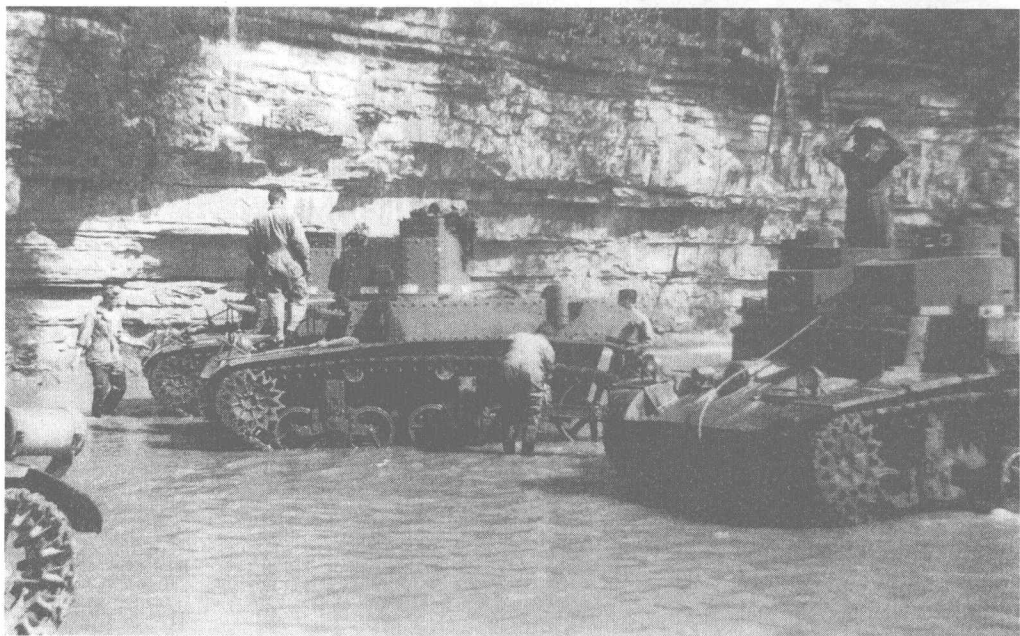
1941年9月，作者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营地前留影。

来源：作者收藏



1941年作者和192坦克营的战友在路易斯维尔进行训练。他们不久由于在演习中表现优异，被派赴菲律宾。

来源：作者收藏





1941年12月中旬，作者（左起第1位）和伙伴在菲律宾。

来源：作者收藏



在巴丹保卫战期间，日军散发了大量的心理战传单。

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死亡行军开始。

1942年4月10日，巴丹

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巴丹死亡行军第一天，美军战俘在休息。

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行军途中，一些战俘的双手被反绑着。

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日军命令战俘高举双手，拍摄宣传照片。

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日军强迫菲律宾平民观看处决战俘的现场。 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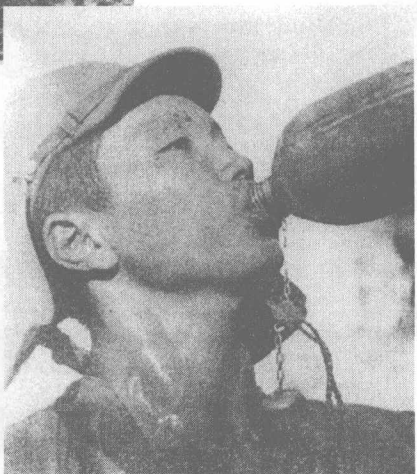


在奥唐奈集中营，
美军战俘抬着同伴的
尸体去埋葬。

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一个日军士兵用从战俘
手中抢来的军用水壶喝水。

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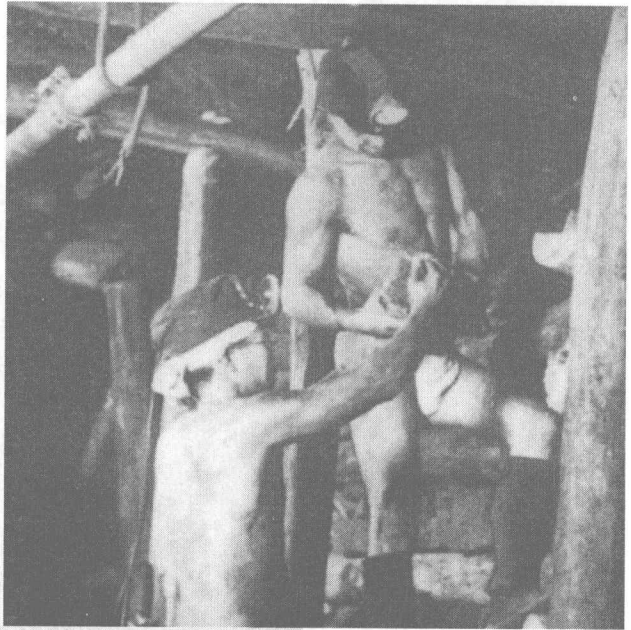




坐落于大牟田郊区 的 17 号战俘营的营房，它在长崎以东 35 英里处。来源：作者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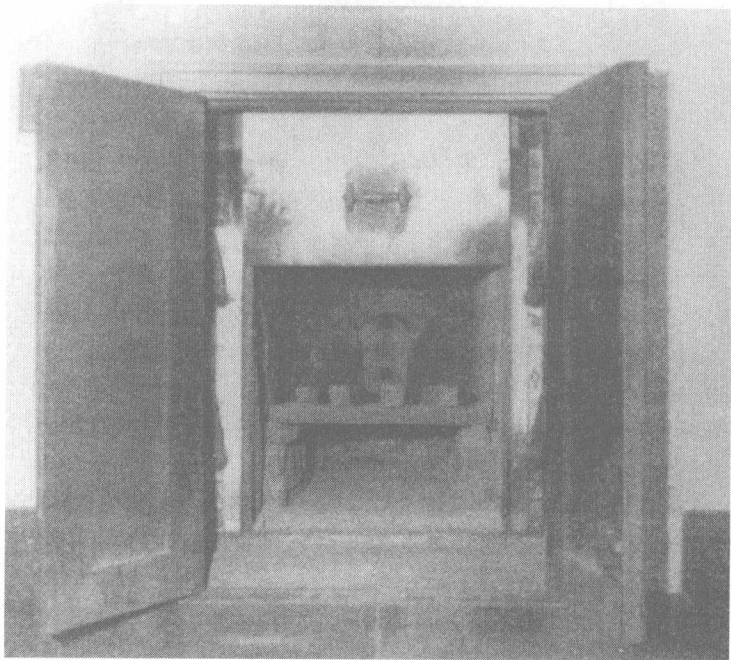
战俘劳工在危险的矿井中劳动。他们一组八个人，有两个日本监工监督他们的工作。

来源：作者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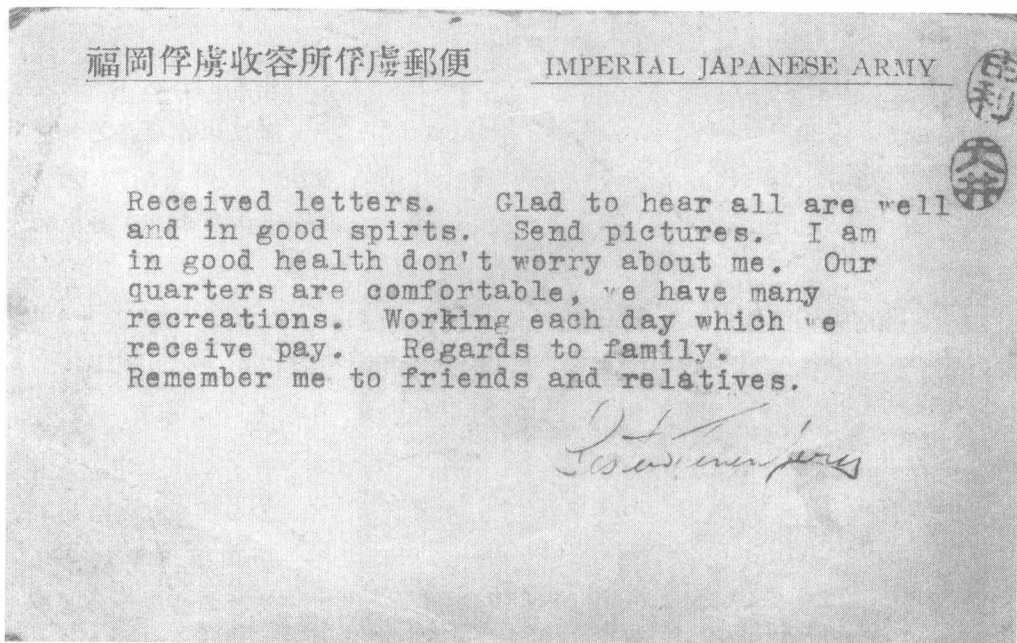
大牟田三池煤矿一个即将坍塌的巷道。

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17号战俘营用于
焚烧战俘尸体的焚
尸炉。

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福岡俘虜收容所俘虜郵便

IMPERIAL JAPANESE ARMY

Received letters. Glad to hear all are well
and in good spirits. Send pictures. I am
in good health don't worry about me. Our
quarters are comfortable, we have many
recreations. Working each day which we
receive pay. Regards to family.
Remember me to friends and relatives.

Joseph [unclear]

作者从17号战俘营寄给他父亲的带有误导性质的、措辞谨慎的明信片。

来源：作者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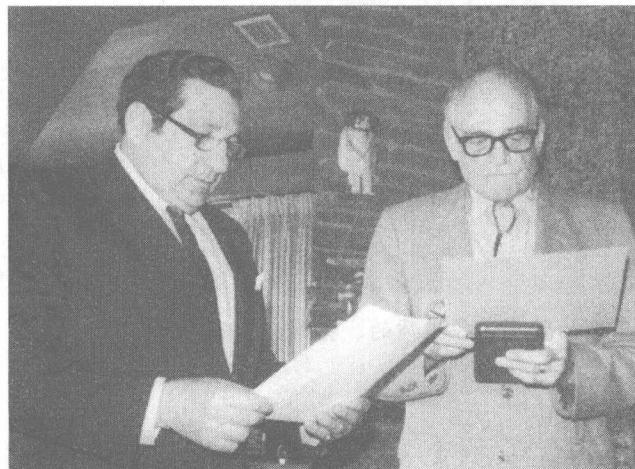
1945年9月，作者（上排中间）和192坦克营的战友回到菲律宾。作者在身体左侧佩戴着从日本军官手里获得的武士刀。

来源：作者收藏



作者和他的好友卢·布里坦战后在芝加哥聚会。他们是192坦克营B连的16位幸存者当中的两位。

来源：作者收藏



巴丹保卫战之后的43年，美国著名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授予作者美军的青铜星章（英勇作战者方可获得）。

来源：亚利桑那时报
Ahwatukee (Ariz.) News

英文版序言

列斯特·坦尼，在他20岁刚出头的时候，用无与伦比的智慧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走过了人生当中最为坎坷的、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道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这个聪明的芝加哥青年，敏感地意识到大战即将来临。为了兑现对美国的神圣义务，他决定作为一名志愿兵参战，而不是等待征调。因此他放弃了已经小有起色的事业，义无反顾地参加了伊利诺斯州梅伍德地区的国民警卫队，1940年10月，被分配到第192坦克营B连。他为这支部队旋即走上战场而感到兴奋。他准备在服役期满后，进入大学读书，或者继续干老本行。

当时，美国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已经转向战争轨道。1940年11月，坦尼的部队被编入美国联邦军队作战序列，一年之后被运送到菲律宾。日军在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之后，当时坦尼的部队驻扎在克拉克空军基地附近。次日早晨5:30分，坦尼在睡梦中被突然叫醒，“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看看天上，他们又来了”。克拉克机场遭受突袭，菲律宾美军进入战争状态。

坦尼所在的B连，参加了吕宋岛西岸林加延湾战斗，阻击日军大部队推进。这场规模不大的阻击战，是二战美军的首次坦克战。他们坚守阵线，阻滞日军向巴丹半岛推进，奋战到爱德华·P. 金将军下令向日军投降的那一刻。坦尼被俘后，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巴丹死亡行军，辗转于菲律宾的多个战俘营，随后又被送到日本大牟田煤矿做战俘奴工。在三年零八个月的残酷监禁解除之后，只有八分之一的美军战俘活着回到故乡。坦尼目睹了美国用原子弹轰炸长崎腾起的蘑菇云，他很幸运，因为他所在的战俘营离长崎只有30英里。原子弹救了坦尼的性命，正是原子弹对日本造成的巨大打击，让他在被日军折磨致死之前，获得了自由。

我一直在想坦尼是怎样挺过这三年零八个月的。越战时期，我曾经两次前往越南北部作战，很不幸地两次被俘，九死一生的经历，现在仍

然萦绕在心头。不过我想我的经历和坦尼在日军战俘营当中的经历没有可比性，因为他的自尊长久地遭受着无情的践踏，而且消息闭塞的他也知道苦难会在哪一刻终结。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能够细细地品味，人性在逆境中的伟大。坦尼无疑是勇敢的，他诚实地记录了苦难，没有自欺欺人，也没有故意夸张。他在炼狱中恪守着原则，在求生的同时保持着良知。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在生不如死的环境当中凭借自己的胆略和智慧，艰难地挣扎求生。杀戮和虐待，让他参透生死，从而豁达睿智。他敏锐地观察，发掘那些可以信任的朋友，发现战俘当中的左中右，认识到谁可以开玩笑，谁不能开玩笑。

坦尼和我都曾经被亚洲国家的军队俘虏过，我们都没有获得国际法规定的战俘应该享有的待遇。令人愤慨的是，沦为北越战俘的美国军人，成为了美国政府与越共政权讨价还价的筹码，成为了宣传工具。政治因素的介入，使得美军战俘经过了长期的监禁才获得了解放，很多战俘长眠在异国他乡。而丧心病狂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没有投鼠忌器的打算，美国战俘成为他们的消遣对象，可以随时随地殴打虐杀。日军从不谴责那些肆无忌惮地杀戮虚弱的或者倒地的美军战俘的行为，他们甚至赞扬这种暴行。狂躁凶残的日本看守，让战俘营中杀机四伏，形形色色的杀戮行为层出不穷。

令人敬佩的是，坦尼在书中并没有流露“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复仇情绪。他在书中多次展现了对加害者的同情。（他曾对我说过，他会将那些伤害、拷打他的日本看守的名字带进坟墓。）不难想象，日军的暴行带给他永恒的伤害。在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面对着战俘营中的苦难。坚韧和豁达，让他不以苦乐为意。日本兵折磨他的时候，他咬牙挺住，从未求饶。久而久之，他习惯了殴打，知道怎样应付狂暴的日本兵——为了活命，他尽量在挨打的时候不倒下，尽量护住自己的要害。

逆境让坦尼睿智。为了求生，在巴丹工作队期间，坦尼向一些容易接近的看守学习日语。他自嘲的“贫民日语”（看守坦尼的日本兵大都来自社会下层），不止一次地救了他和同伴的性命。在他被送到日本福冈县大牟田17号战俘营之后，他和同伴被迫深入地下，采掘已经废弃的矿井的安保煤柱上的煤炭，每天要在地表以下半英里的巷道中工作12小时以上。他冒着生命危险，利用日语能力和交际手腕，建立了一个庞大的

地下交易网络，与日本看守和矿工做生意。地下市场的主要流通货币是香烟，价值最高的交换物是米饭，战俘们的牙膏和鞋子很受日本人的欢迎。亚当·斯密说得没错，经济活动让生活变好。坦尼竟然又开辟了期货业务，制订了“破产规则”，向“破产”的战俘提供保护，让他活下去。坦尼细腻的笔调，可让读者泪中有笑，笑中有泪。

坦尼活着走出了战俘营，胳膊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痕，经常要接受各种手术。当他回到芝加哥，作为生命支柱的妻子已经嫁作他人妇。意志坚强、奋斗不止的坦尼还是走出了战争和感情的阴影，最终获得博士学位并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担任金融学教授。退休后，他四处奔走，呼吁向日本财阀讨回公道，成为了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在阅读这部书稿的时候，我经常和坦尼产生精神的共鸣，他关于战俘营的描述，不止一次地将我的思绪拉回了北越战俘营。坦尼说：“接近四年的战俘生涯让我的思想臻于成熟，让我形成了今后50年一直奉行的处事哲学。”我有同感。这是一部凝聚着血泪，彰显着生命力量的佳作，希望读者能从中获得教益。

我很荣幸分享坦尼教授的传奇经历，并为之作序。

美国退役海军中将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

詹姆斯·B. 斯托克代尔

中文版自序

我很荣幸，在范国平先生的精心翻译、史雪莲小姐的认真校对和胡孝文先生热忱的帮助之下，我的回忆录能够在大陆出版。我只是想告诉中国人民，在日寇的铁蹄践踏华夏大地的同时，日军也以同样的冷血和凶残对待美军战俘。巴丹死亡行军是与南京大屠杀并列的、日军在远东地区制造的三大暴行之一。日军对放下武器的美军战俘的疯狂杀戮丝毫不亚于南京大屠杀。能活着经历巴丹死亡行军，乘坐地狱航船到日本，为日本财阀充当奴隶劳工并最终获得自由的盟军战俘寥寥无几。我所在的第192坦克营，活着回到美国的兄弟们只有八分之一。

日本军队制造了很多有悖于人类战争法则的暴行，不管男女，不加区分军人和平民，他们随意地进行野蛮的拷打甚至残酷的杀戮。很多暴行的残忍程度，远远超出了人类文明社会的想象。

菲律宾保卫战期间，我和B连的兄弟们顽强地阻击向巴丹推进的日军。弹尽粮绝之后，向日军投降，日军不顾我们的死活，强迫我们长途行军。在行军途中我见证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在辗转了几个菲律宾战俘营之后日本工业巨头又把我们当作了无偿奴工。为了正义和尊严，我们向奴役我们的日本工业巨头提起了诉讼，开始了另一场战斗。我们与日本加害者的战斗已经进行了64年，但至今还没有结果。

我们这些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战俘，并遭受种种非人虐待之后得以幸存的老兵，这些年来一直在寻求和等待一个正义的判决，让我们重新获得人格尊严，抚慰我们伤痕累累的身体，让我们能够抬起头面对那些混账的嘲笑和奚落。

我们这些被日军强征为奴工的战俘，所进行的法律斗争是正义的。我们要那些曾经剥夺我们基本人权的禽兽低头：他们只给我们少量低劣的食物，我们忍饥挨饿；他们剥夺了我们的医疗，我们缺医少药；他们驱赶我们进入危险的矿井，没有任何安全措施，毫不在意我们的生死。